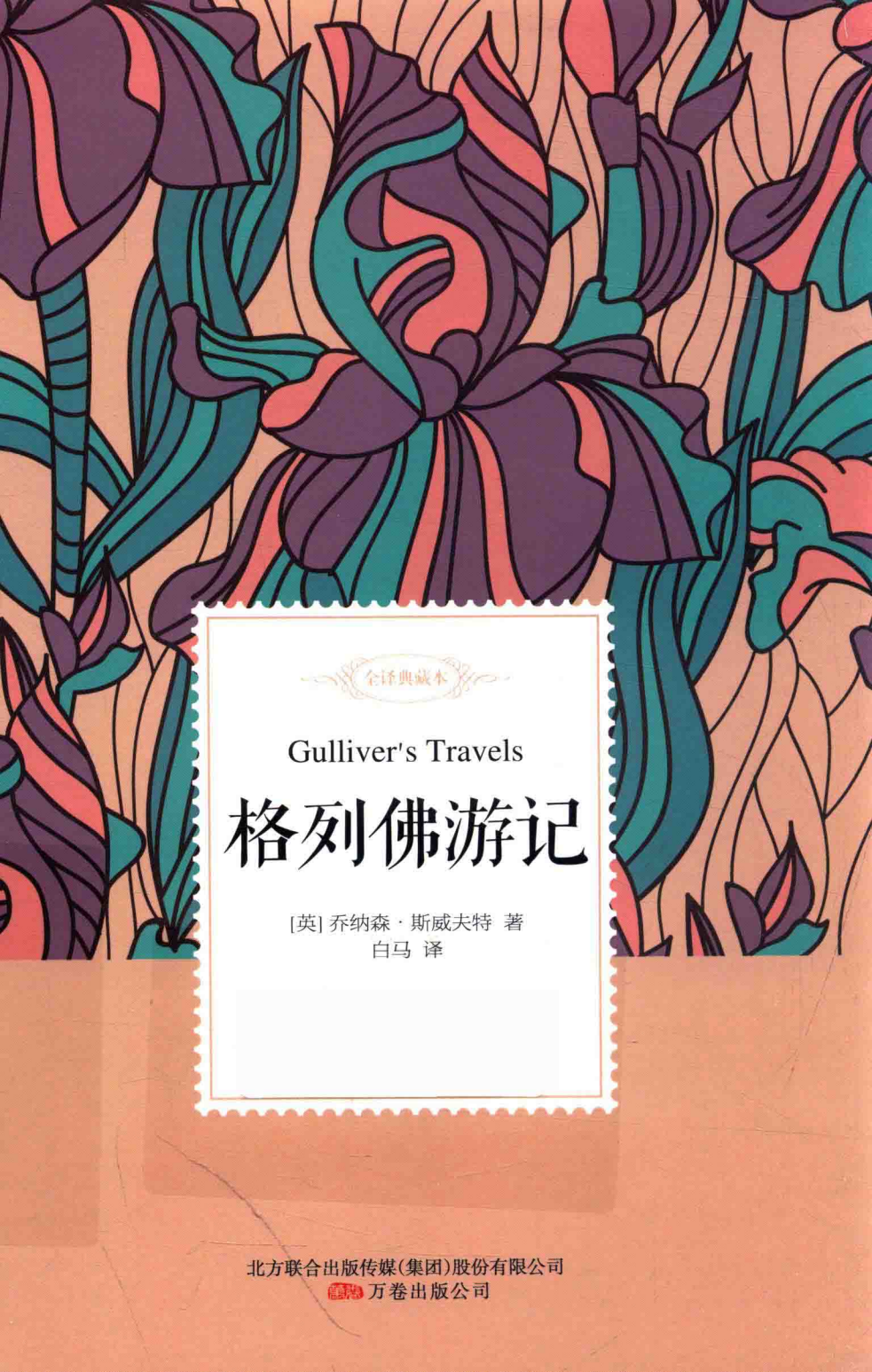




全译典藏本

Gulliver's Travels

格列佛游记

[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 著
白马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105 赫夫曼·斯威夫特·乔纳森

赫夫曼 (P. C. I. P.) 赫夫曼

赫夫曼 (P. C. I. P.) 赫夫曼 (P. C. I. P.) 赫夫曼 (P. C. I. P.)

格列佛游记

Gulliver's Travels

[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 著
白马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乔纳森·斯威夫特 20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列佛游记 / (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著; 白马译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7.8

(名家经典译丛)

ISBN 978-7-5470-4553-4

I. ①格… II. ①乔… ②白…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5276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230千字

印张: 9

出版时间: 2017年8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胡利

责任校对: 孔德容

封面设计: 周飞

版式设计: 刘敬伟

ISBN 978-7-5470-4553-4

定价: 24.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真: 024-23284521

E-mail: wanrongbook@163.com

目录

CONTENTS

格列佛船长给他的亲戚辛浦生的一封信

第一卷

利立浦特（小人国）游记

第一章 / 008

第二章 / 017

第三章 / 025

第四章 / 031

第五章 / 035

第六章 / 041

第七章 / 050

第八章 / 057

第二卷

布罗卜丁奈格（巨人国）游记

第一章 / 064

第二章 / 075

目录

第三章 / 081

第四章 / 090

第五章 / 095

第六章 / 104

第七章 / 112

第八章 / 118

第三卷

勒皮他（飞岛） 巴尔尼巴比 拉格奈格
格勒大锥 日本游记

第一章 / 130

第二章 / 136

第三章 / 144

第四章 / 150

第五章 / 156

格列佛船长 给他的亲戚辛浦生的一封信

第六章 / 163

第七章 / 169

第八章 / 173

第九章 / 179

第十章 / 183

第十一章 / 191

第四卷

慧骃国游记

第一章 / 196

第二章 / 202

第三章 / 208

第四章 / 214

第五章 / 219

第六章 / 227

第七章 / 233	第七章 / 233
第八章 / 240	第八章 / 240
第九章 / 246	第九章 / 246
第十章 / 251	第十章 / 251
第十一章 / 258	第十一章 / 258
第十二章 / 266	第十二章 / 266

第一章 / 173	第一章 / 173
第二章 / 178	第二章 / 178
第三章 / 184	第三章 / 184
第四章 / 189	第四章 / 189
第五章 / 193	第五章 / 193

格列佛船长 给他的亲戚辛浦生^①的一封信

每当有人要你出来说明时，我都希望你能立即公开承认，我是在你一再竭力催促下被说服同意出版这么一部非常不严谨的、错误的游记的。我曾嘱你聘请几位大学里的年轻先生把游记整理一下，文体也修改修改。我的亲戚丹皮尔^②发表他的《环球航行记》时，就是听从我的意见那么办的。但是，我记得我不曾给你什么权利可以同意别人删去任何内容，更不要说同意别人增添任何东西。因此，我要在此郑重声明，添上去的每一点东西都与我无关，特别是有关流芳百世的已故安女王^③陛下的那一段，虽然我对她的敬重确实要超过其他任何人。可是，你或者你找的那位篡改文章的人都应该考虑到，我是不会在我的“慧骃”

① 所谓“亲戚辛浦生”是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斯威夫特借此信对《格列佛游记》第一版出版时横遭篡改一事提出抗议。

② 丹皮尔（1652—1715）：英国人，探险家、游记作家。1697年，出版了《环球航行记》。

③ 安女王：于1702—1714年统治英国的女王。

主人面前称赞我们这类动物中的任何一位的，那么做很不礼貌。再说，那一段也完全是捏造，因为据我所知，在女王陛下统治下的英国，一度确曾任用过一位首相执掌朝政，不，不是一位，甚至是连续两位：第一位是戈多尔芬伯爵，第二位是牛津伯爵。因此，是你使我“说了乌有之事”。另外，在关于设计家科学院的那一段叙述中，我和我的“慧骃”主人的几段谈话，你们不是删去了其中的一些重要情节，就是把它们改得一塌糊涂，弄得我差点儿自己都认不出自己的作品。我以前曾在的一封信里向你暗示过此类事情，你回信说你怕触犯禁忌，说是掌权的人对出版界非常注意，不仅会曲解内容，而且会对任何看上去像是“影射”（我想你当时是这样说的）的东西加以惩处。但是请问：我那么多年前在五千多里格^①以外的另一个国家说过的话，和据说现在正做着统治者的任何“耶胡”又怎么能联系得上呢？尤其是那个时候我几乎就没有想到，也谈不上害怕，会有一天要在他们的统治下过这不幸的生活。当我看到，就是这些“耶胡”反倒由“慧骃”拉着坐在车上，好像“慧骃”是畜生，而“耶胡”却是理性的动物，难道我还没有理由来发发牢骚吗？说老实话，我之所以退隐在此，一个主要的动机也就是为了避免看到如此荒谬可恶的情景。

因为我信任你，也因为事情与你本人有关，我才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么多话都告诉你。

其次，我也只怪自己太没有见识，被你和别的几个人的恳求和错误的推论所说服，大大违背我自己的本意，同意让游记发表出来。请你想想，当你以公众利益为借口坚持要发表我的游记时，我曾一再请你考虑考虑，“耶胡”这种动物是完全不能靠教训或者榜样就能改好的，这

① 里格：长度单位。一里格约为三英里或三海里。

一点现在已经得到了证明。本来我还有理由希望能看到一切弊端以及腐化堕落的行为都消除了，至少在这个小岛上可以做到。可是你看，六个多月过去了，我却看不出来我在书中提出的警告是否产生了一丁点儿我所期望的效果。我原指望你能来封信，告诉我党派纷争已经销声匿迹；法官已经变成有学问而正直的人；辩护律师已经变得诚实、谦虚，并且也懂了点常识；成堆的法律书籍正在斯密斯费尔德^①化作熊熊烈火；年轻贵族们的教育完全变了样；医生们已被放逐；女“耶胡”们已有了德行、贞操、忠实和理性；大臣们的庭院已经彻底清除了杂草，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才、有功、有学问的人受到了奖励；出版界一切无耻之徒，不论是弄散文的还是搞诗的，全都判了罪，只准他们吃自己身上穿的棉花充饥，喝墨水解渴。所有这一切，还有上千件别的改革，因为有你鼓励，我本来都坚定地指望它们能够实现。事实上，有我在书里面给的那些教训，也确实很容易就可以推断出它们是可以实现的。必须承认，只要“耶胡”的本性中还有一点点向善、向智之心，那么改掉他们身上的每一点罪恶和愚蠢，七个月的时间也就足够了。然而，你的来信总是与我所期望的相去甚远，恰恰相反，你每星期都让邮差给我送来大批的诽谤性文章，大批的指南、随感、回忆录和续篇，我在其中看到别人指责我说国家大臣的坏话、作践人性（他们还自信可以这么说）、辱骂妇女。我还发现，那一捆捆东西的作者彼此之间意见都不统一。有的不承认那游记是我写的，有的说我一无所知。

我还发现，你找的印刷的人非常粗心大意，他们把时间全都搞乱了，我几次出航和回家的日期都弄错了，年份、月份、日子全不对。我还听说，我的书出版后，原稿已全部被毁。我也没留任何底稿，可我还

^① 斯密斯费尔德：伦敦旧城垣外的一个广场，四周书肆林立。

是寄给你一份勘误表，要是书还能再版，你可以把它加进去。当然我不能坚持己见，还是由公正、坦诚的读者去看着办吧。

我听说有几位海上的“耶胡”对我所使用的航海术语吹毛求疵，说是许多地方都不恰当，如今也不再通用了。这我可没有办法。在我最初的几次航海中，我还很年轻，我接受老水手的教导，他们怎么说，我就跟着怎么说。但是我后来发现，海上的“耶胡”也和陆地上的“耶胡”一样，用语方面好翻新花样。陆地上的“耶胡”说起话来是年年都在变，我记得每次回国，原来的方言是完全变了，新的方言我几乎都听不懂。我还注意到，每当有“耶胡”出于好奇从伦敦赶来我家看我时，我们双方都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使对方明白。

假如说“耶胡”的责难对我有什么影响，应该说我有很大理由埋怨他们。他们中居然有人敢认为我的游记纯属凭空捏造。他们甚至暗示，“慧骃”和“耶胡”就像乌托邦中的人物一样，是并不存在的。

事实上，我应该承认，至于利立浦特、布罗卜丁奈格（这个词应该这么拼，而不是错误地写作“布罗卜丁奈格”）和勒皮他的人民，我还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耶胡”敢胆大妄为要怀疑他们是不是存在，或者我叙述的有关他们的情况是否确有其事，因为只要是真理，每一位读者是立即就会信服的。那么我关于“慧骃”和“耶胡”的叙述就没有那么可信吗？至于后者，即使在这座城市里分明就有成千上万，他们除了会叽叽喳喳地说话、不赤身裸体之外，和“慧骃国”里的畜类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使它们能变好，不是为了得到它们的赞许。它们全族对我的一致赞美，还不如我养在马厩里那两位退化的“慧骃”的嘶叫于我来得更重要：它们虽然退化，我却依然可以从它们身上学到一些德行，它们的德行里没有掺杂丝毫的罪恶。

这些可怜的动物难道竟认为我已堕落到这步田地，居然需要为自

已辩护，来证明我说的全是实话吗？我固然是个“耶胡”，但众所周知，在两年的时间里，我在整个“慧骃国”受到我那杰出的主人的感召和教导，已经摆脱了（尽管我承认那是极其困难的）撒谎、蒙混、欺骗和推诿等该死的恶习，这些恶习在我所有同类尤其是欧洲人的灵魂里，是深深地扎了根的。

在此烦恼时刻我还有别的牢骚要发，可我忍住了，我不想再自寻烦恼，也不想再打扰你了。我应该坦白承认，自我上一次回来以后，由于同你们这样一些同类谈话，尤其是无法避免地要跟我自己家里的人说话，我那“耶胡”天性里一些堕落的成分又抬头了，否则我绝不会想出这么一个荒唐的计划，企图要来改造这个王国里的“耶胡”种。不过，现在我已经永远放弃了所有这一类不切实际的计划了。

1727年4月2日

第一卷

利立浦特（小人国）游记

Gulliver's Travels

第一章

格列佛略述自身及其家庭→出游的最初动机→海上船只失事，
溺水逃生→叶利立浦特境内安全登陆→被俘，被押解到内地。

我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份小小的产业，在他的五个儿子中，我排行老三。在我十四岁那年，他送我进了剑桥的意曼纽尔学院。我在那儿住了三年，专心读书。虽然家里给我的补贴少得很，但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这项负担还是太重了。于是我就到伦敦著名的外科医生詹姆斯·贝茨先生手下当学徒，我跟他四年。其间父亲也时有小额款项寄给我，这些钱我就用来学习航海及数学中的一些学科，对那些有志于旅行的人来说，这些东西都很有用处。我总相信，终有一天我会交上好运，外出去旅行的。辞别贝茨先生后，我回家去见父亲。多亏他和约翰叔叔以及其他几个亲戚帮忙，我得了四十英镑，他们还答应以后一年给我三十英镑用以维持我在莱顿^①求学。我在莱顿学医两年零七个月。我知道在长途航行中，医学是有用处的。

从莱顿回来后不久，恩师贝茨先生推荐我到亚伯拉罕·潘耐尔船长统率下的“燕子”号商船上去当外科医生。我跟随潘耐尔船长干了三

^① 莱顿：荷兰的一个城市，为当时欧洲医学研究的中心。

年半，曾几次去利凡特地中海东岸一带和其他一些地方。回来之后，受恩师贝茨先生的鼓励，我决定就在伦敦住下来。他又给我介绍了几位病人。我在老周瑞街的一座小房子里租下了几个房间。那时大家都劝我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我就跟新门街上做内衣生意的埃德蒙·伯顿先生的二女儿玛丽·伯顿小姐结了婚。我得到了四百英镑的嫁资。

可是，两年之后恩师贝茨过世，我没有几个朋友，而良心又不容许我像我的许多同行那样胡来，生意因此渐渐萧条。我和妻子以及几个熟人商量了一下，决心再度出海。我先后在两艘船上当外科医生，六年中几次航行到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①，我的财产也因此有所增加。由于我总能得到大量的书籍，空余时间我就用来阅读古今最优秀的作品。到岸上去的时候，就观察当地人的风俗、性情，也学学他们的语言，我仗着自己记性强，学起来非常容易。

这几次航海中的最后一次却不怎么顺利，我开始厌倦起海上生活，想着要待在家中与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我从老周瑞街搬到脚镣巷，接着又搬到威平，盼着能在水手帮里揽点生意，结果却未能如愿。三年过去了，眼看着时来运转已经无望，我就接受了“羚羊号”船主威廉·普利查德船长的待遇优厚的聘请：那时他正准备去南太平洋一带航海。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我们从布里斯托^②起航。我们的航行起初一帆风顺。

由于某些原因，把我们在那一带海上历险的细枝末节全都告诉读者扰其视听是不合适的，只说说下面这些情况也就够了：在往东印度群岛去的途中，一阵强风暴把我们刮到了万迪门兰^③的西北方。据观测，我们发现所在的位置是南纬三十度零二分。船员中有十二人因操劳过度

① 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东印度群岛泛指印度、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等地；西印度群岛在中美洲加勒比海。

② 布里斯托：英国西部的一个海港。

③ 万迪门兰：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原名为万迪门兰。

与饮食恶劣而丧生，其余的人身体也极度虚弱。十一月五日，那一带正是初夏时节，天气雾塞霾布，水手们在离船半链^①的地方发现了一块礁石，但是风势太猛，我们被刮得直撞上去，船身立刻触礁碎裂。六名船员，连我在内，将救生的小船放下海去，竭尽全力脱离大船和礁石。据我估计，我们只划出去三里格远，就再也划不动了，因为大家在大船上时力气已耗尽，于是我们只好听凭波涛的摆布。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阵狂风忽然从北方吹来，一下将小船掀翻了。小船上的同伴，以及那些逃上礁石或者留在大船上的人们后来怎么样，我说不上，可我断定他们全都完了。至于我自己，则听天由命地游着，被风浪推向前去。我不时将腿沉下去，却总也探不到底儿。眼看我就要完蛋而又再也无力挣扎时，忽然觉得水深已经不及灭顶了，而这时风暴也已大大减弱。海底的坡度很小，我走了差不多一英里才到岸上，那时我想大约是晚上八点钟。我继续又往前走了近半英里，不见有任何房屋或居民的迹象，至少是我没有看到，因为当时我实在太虚弱了。我疲惫已极，加上天气炎热，离船前又喝过半品脱^②的白兰地，所以极想睡觉。我在草地上躺了下来。草很短，软软的，一觉睡去，记忆所及真是前所未有的甜甜香沉。我估计睡了有九个小时，因为醒来时，天刚好亮了。我想起来，却动弹不得。由于我恰好是仰天躺着，这时我发现自己的胳膊和腿都被牢牢地绑在地上；我的头发又长又厚，也被同样地绑着，从腋窝到大腿，我感觉身上也横绑着一些细细的带子。我只能朝上看。太阳开始热起来了，阳光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听到周围一片嘈杂声，可我那样躺着，除了天空什么也看不到。稍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有个什么活的东西在我的左腿上蠕动，轻轻地向前移着，越过我胸脯，几乎到了我的下巴前。我尽力将眼睛往下看，竟发现一个身高不足六英寸、手持弓箭、背负箭袋

① 半链：海程长度。一链等于十分之一海里（185.2米）。

② 品脱：容积单位，主要在英国、美国及爱尔兰使用。1品脱=0.568升。